

回应经典

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| 第三辑

——中国名家小说选——

大地的高度

何锐◎主编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 | 第三辑

回应经典

中国名家小说选

大地的高度

何锐◎主编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地的高度:中国名家小说选 / 何锐主编. — 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2.9
ISBN 978-7-5399-5509-4

I. ①大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0358号

书 名	大地的高度:中国名家小说选
主 编	何 锐
责任编辑	黄孝阳
文字编辑	段晓珍
特约编辑	宋 慧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9.75
字 数	275 千字
版 次	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5509-4
定 价	26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高度、罅隙、迷宫与风景

《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第三辑》沿袭第二辑的编辑体例,入选作品均源自二〇〇〇年以来,发表在国内主要文学期刊上的中短篇小说,时间跨度为十二年。在编选过程中,编者所关注的,仍然是经典、先锋、城市和七〇后,这四个核心词汇,并以此为出发点,去探究作家写作的动因,文学选择的姿态和立场,以及他们同现实联系的方式和内在精神走向。不难看出,对经典、先锋的回应和守望,对现代城市的感觉和想象,以及对七〇后书写的见证和把脉,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突围的重要向度和信号。

《回应经典:大地的高度》共选了二十一位实力派作家的二十二篇短篇小说。在编选过程中,力求兼顾作品质量和作家阵容,仍以五六十年代作家为主,但也有四十年代作家加入。按照惯例,在每个短篇后面附上一篇经典话题的随笔,让文本与理念达成互文效应,以探寻作家创作与经典书写之间的隐秘关联。对其中一些作家而言,他们虽是一而再,再而三地触及经典话题,但却并非老生常谈,而是每每谈及都会有新的感悟,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。面对经典,无论是体认或质疑,谦卑或自信,在他们心中总会有敬畏在。重要的是,对重构当代小说经典,他们是充满期待和信心的。事实上,当代优秀作家不仅无一例外地都得益于经典的滋养,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创作,力求对经典作出应有的回应。作家以怎样的方式回应经典,经典以何种面目呈现自身,是由作家的禀赋、能力和价值观念等综合因素所决定的。经典是文学殿堂的瑰宝。人们仰仗经典,洞悉文学的无穷奥秘,一如凭借大地的高度,尽览险峰的无限风

光。经典是文学存在的标识。只要文学不消亡,总会有经典伴随。有经典,就必然有对经典的回应。回应是一种积极的介入,是与经典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,有助于唤起并强化作家的经典意识。这是克服经典焦虑,重构当代经典小说的必要环节。

经典的形成,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。它首先取决于文本自身的魅力和所释放的精神能量,也离不开特定的机缘。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,它更需要读者的认同和时间的检验,而时间的检验也无非是借助后人的眼光。我似乎更看重精英层面的读者认同。当代经典的确立,不仅需要文学史家的青睐,也需要批评家的鉴赏和文选编辑者的筛选。有必要从多渠道入手,打破对经典建构话语权的垄断,以重新唤起经典的活力,并为呼之欲出的当代小说经典提供必要的参照文本或预选篇目。

新世纪以来,先锋小说创作延续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精神,并呈现出将前卫精神和艺术经验重新整合的趋势。在特定的语境中,前现代、现代和后现代的杂糅,现实性与现代性多种因素的交织,特别是后现代文化元素的融入,使小说创作更加繁复多变,从而给先锋写作断裂之后的弥合提供了契机。本卷《守望先锋:世界的罅隙》共选了十五位作家的十五篇的中短篇小说。这些作家中,既有一直坚持先锋书写的文坛宿将,也有对先锋小说写作情有独钟的文学新人。他们都具有较强烈的先锋意识和文体意识,或在既定的创作道路上,不倦地进行实验性写作,或不断自我调适,做出一些新的尝试。但又不止于形式上的先锋探索和叙述实验,更惹人瞩目的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的强调,对当下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的关注,以及对人所承受的异己力量和孤独感的真切体验。入选作品往往各有侧重,或专注现代性表达的多重维度,或致力文体拓展创新,或执著于历史、文化内涵的挖掘,或潜心于个人经验向人类共同经验的还原和提升。先锋书写拒斥天衣无缝的完美的平庸,却乐于在世界的罅隙呈现神奇和诡异之美。新世纪以来,当代先锋小说在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上,对当代精神困境的表达上,以及对小说叙事和结构的掌控上,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。随着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善,先锋书写日趋活跃,并成为一种常态写作,先锋作家的创造力和自信力也在不断提升,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先锋小说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。

与前两卷《守望先锋》不同的是,这次我们特意在大多小说后面,附上了作家自己关于小说先锋观的文字。这些文字多缘于切身的体验和感悟,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文本的理解,而且对读者把握先锋小说的特质不无裨益。他们的有益见解,连同其先锋书写本身,无疑都为我国当代先锋小说的演进积累了有价值的经验。

《感觉城市:霓虹的迷宫》共选了十六位作家的十七篇中短篇小说。不妨认为,作家是从感觉切入城市书写的,而感觉是与心灵结合的,对城市的感觉受制于他们的文化心理,并带有个人经验色彩。正是对城市的不同认知和感觉方式,激活了作家的记忆和想象,从而使对城市的想象性叙述成为可能,并由此带来城市书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作家不仅重视感觉、想象、叙述和话语方式在城市书写中的呈现和意义,而且也注重城市文化记忆的唤起、历史奥秘的揭示和城市精神的内在变化及未来走向。由于城市化、现代化进程对人们的生活、心灵和观念的改变,城市书写的空间和主题有了新的拓展。这些入选作品中既有对现代都市的后现代主义体验,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怀旧书写;既有对城市病象和社会弊端的揭露,也有对市民和底层生存的关注,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呈现和价值观的表达。城市是一个霓虹的迷宫,充满着巨大的诱惑、悬念和变数,既幻象丛生,又风险密布;既召唤人们心中潜藏的梦想,又喻示并构成了现代的困境,使置身其中的人们雄心勃勃,而又进退失据,充满期待却又焦虑不安,难以找到精神的栖居地和归宿。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,如何才能安顿好属于自己的城市生活。而今,城市化进程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,城市生活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所在。在一个全球化、网络化的时代,必然对城市生活的表现提出更高、更新的要求,在文学书写中,如何发现并激活新的城市精神,重建城市伦理,唤起城市的内在活力,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命题。也许,新世纪的城市文学不过才刚刚起步。

七〇后作家群体也是这套丛书所重点关注的。前两卷《把脉七〇后》收入的全是批评家的理论批评文字,意在七〇后的小说创作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梳理。编者的这一意图基本实现之后,本卷《把脉七〇后:走失的风景》则以作品为主,选了二十位活跃在文坛上的七〇后的二

十篇短篇小说,这些新世纪以来先后发表在国内文学期刊上的作品,或为作家的代表作,或为他们自己较为满意的作品。在编选过程中,我们始终保持了和作者的沟通与交流,并充分尊重作者自己的选择,但在篇目最后敲定时,因为要凸显不同作家间创作个性的差异,我们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。在每篇入选短篇的后面,均附上批评家简明扼要的评论文字。我们特意约请了三位不同代际的批评家,对每个短篇逐一加以点评,从微观层面进行现场把脉,意在发现其潜质,凸显创作潜在优势,并找出存在问题的症结。这几位经验丰富的批评家,对七〇后的小说创作一直比较关注。这次他们欣然应约,对所有短篇进行了仔细的研读和认真的把脉。在点评中,或褒或贬,见仁见智,但都不偏执一端,且能自圆其说,这就不违编者的初衷。至于批评家的眼光是否犀利,点评是否切中肯綮,我相信读者自会做出评判。事实上,读者才是真正的上帝,是最有资格发言的鉴赏者和批评者。

七〇后作家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突围的一支劲旅,在中国文学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。尽管他们的创作曾被市场和媒体忽略和低估,批评界也时而对他们作居高临下的审视,但面对“似曾走失的风景”,他们却始终保持了从容和淡定。当前,他们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,由倚重中短篇小说,逐渐转向长、中、短篇并重的格局,并在努力进行创作上的调适,酝酿新的转折和突破。这批晚熟的作家创作上似乎还未定型,颇有后劲和可塑性,并且不乏耐心、韧性和雄心壮志。他们在今后的创作中,会把对时代生活和内心生活的探索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,同时也不放弃对小说形式的探索和对文学性的执著追求。他们正在走出思想的低谷,向文学的精神高地奋力攀爬。七〇后是值得期待的。

关于这套丛书的缘起、命名及其意义,我在早先那篇“努力探寻新世纪文学突围的路径”序言中,已专门作过说明,这里就不再赘述。为让读者了解编者的意图,特意保留原序,置于卷末,以为本书的跋。

目 录

前言 高度、罅隙、迷宫与风景	何 锐 / 1
西江月	韩少功 / 1
偶像与经典	/ 10
问母亲	张 炜 / 12
当代写作的第三种选择	/ 24
日子	陈忠实 / 28
不敢妄言经典	/ 36
颜色	李 锐 / 38
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	/ 44
革命浪漫主义	阎连科 / 47
写作最难是糊涂	/ 58
黑弄堂	王安忆 / 62
事实和诠释	/ 77
逃跑	铁 凝 / 82
阅读的重量	/ 92
瘸子,或天神的法则(外一篇)	阿 来 / 98
马车	/ 105
乱弹琴:关于经典	/ 108
西瓜船	苏 童 / 111

短篇小说,一些元素	/ 133
写字桌的一九七一年	叶兆言 / 137
前辈作家的教诲	/ 147
彩虹	毕飞宇 / 149
说经典	/ 158
哪年夏天在海边	范小青 / 159
用心打造经典	/ 169
幸福票	刘庆邦 / 171
心重	/ 181
一生世	麦 家 / 184
感叹经典	/ 198
欢乐颂	艾 伟 / 200
黑暗与光亮	/ 208
姐姐	杨显惠 / 210
读旧书 说经典	/ 227
狐狸十三段	林 白 / 231
在静默中,期待经典	/ 247
老镢头	红 柯 / 248
从中国经典出发	/ 258
黄色的故事	叶 弥 / 261
关于小说经典	/ 273
你不知道她有多美	东 西 / 275
经典是内心的绝密文件	/ 282
垂直的阅读	残 雪 / 285
什么是伟大的经典	/ 296
跋:努力探寻文学突围的路径	何 锐 / 300

西江月

韩少功

人们以为他是傻子，其实他识得字，会搓绳，能编筐，还收集各种男女旧鞋，大概有鞋业研究兴趣。他只是有点懒，对各种招工告示漠不关心，碰到有人雇他挖沙或者卸煤也只当耳边风，情愿守在街边晒太阳，玩蚂蚁，磨石子，放出一个个哈欠，把自己固定成一处街头风景。

他一双耳朵很灵，薄薄的肉片微微一颤，就能听见远方似有若无的锣鼓或鞭炮，能辨出那是红喜事还是白喜事。他嗖地一下及时现身那里，一身万国装五颜六色大小不齐男女混杂又洋又土，浓浓馊臭还让人们掩鼻而退，呼吸困难，差一点作呕。

“这里没有龙贵，到别的地方找去！”主人知道他经常寻找一个叫龙贵的人。

他翻一白眼，嘴里嘟嘟哝哝。

“客人还没到，你倒抢了个先！”主人气不打一处来。

他搓搓手。

他再挨骂也不报复，甚至不生气，比方并不靠近酒席强讨，更不会突然上桌抢夺，只是远远地坐在树下，一声不吭地吞咽口水，好像是来为酒宴义务站岗。但这样一个蓬头垢面的哨兵有点煞风景，一旦撞入客人的视野就如无形叮咬，让人心里发毛。万一起风了，不知来自何处的馊臭徐徐入席，与各种佳肴串味，给各种恭维与祝贺的话增鲜，更会大败客人们的兴致。想到这里，主人只能自认倒霉，盛一碗肉饭前去恭请哨兵撤岗，去柴房或墙角单独进餐。更好心一些的主人不但管饭，还会塞几角钱，让这颗毒气弹早一点乐颠颠离去。

对于他来说，酒宴当然不是天天有。有时候，他爬上小镇附近的山

头，竖耳细听好一阵，也没听到远方的锣鼓或鞭炮，只得快快地回到街上游荡，收缩一下鼻孔，在这家门口炖墨鱼的气味中坐一坐，在那家门口煎豆腐的气味中倚一倚，困了就蜷缩身子睡一觉。他还是不会开口乞讨，不会那样没皮没脸。如果无人施饭，他就会抹抹嘴巴往垃圾站而去，找一点菜根菜叶什么的入口。日子长了，他连活蛤蟆和死老鼠也能吃，有时口吸一条蚯蚓像吸面条，嚼一只蚱蜢如嚼花生。但他从来不生病，有时脸上还有两块鲜鲜红晕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他气得一只眼睛大，一只眼睛小，威胁那些把垃圾倒在站外的孩子。

如果发现有人倾倒霉变的香烟、腐烂的瓜果、过期的滋补品，他也必定冲着浪费者再次发飙，再次气得一只眼睛大，一只眼睛小：“哇——哇——臭屎屎——”

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

没人知道他的名字，见他支着几颗暴牙，都叫他“暴牙仔”。他的年龄也难以确定，虽然已有抬头纹，但一张脸鲜嫩，嗓音很尖细，薄薄身子好像还没发育完全，看上去是老年与少年的随意凑合。

比较熟悉他的是两个乞丐。一个外号铁拐李，是本地名丐，总是扶一钢管为杖，虽气象凶险，但每次只讨三分钱。你要是给他一分钱，他会坚决拒收。你要是给他一角钱，他追着喊着也要将七分钱找还给你，绝不占便宜，绝不乱规矩，让人们觉得特别有趣，也更愿意掏出钱来测试他的诚信。另一个外号变形金刚，是个大胡子，操四川口音。其绝活是在车站或码头占据最佳迎客位置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三下五除二，让自己的左腿膝关节脱位，来一个前后倒置，如同下身反接了一只脚，有点惨不忍睹。照他求助纸牌上的说法，东风浩荡，凯歌震天，红旗漫舞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，但建设祖国的无私奉献者们有苦何处说？无钱疗伤之苦可有人知？……他的动人说辞和志愿军、老劳模一类不知真假的身份，每次都为他赚了个盆盈钵满。但只要旅客们散去，他左右看看，咔嚓咔嚓两下，又能使膝关节复位，金刚再次变形，然后夹着纸牌从容回家。

据他们两人说，小花子已来花桥镇三年多，与他们同宿镇西门桥下，平时不怎么言语，也不做什么有伤丐德的坏事，只是喜欢偷偷公家的招

牌，曾先后把学校、兽医站、计划生育协会、革命历史教育基地等牌子，偷搬到桥洞里来挂了个琳琅满目。他连镇政府的牌子也敢偷来当床板，说政府干部连垃圾站都管不好，搞得那里臭水横流没法下脚，实在臭屎屎，太臭屎屎，根本不配挂牌子。至于他自己的事，他家里的事，谁都没听他说过，只是听到他常在深夜梦中大喊一个人名：“龙贵”，“龙贵”，“龙贵”……大概就是 he 常在街面上寻找的那个人。

“这里根本就没有姓龙的。”镇上有些人早对他宣告。

“你那个龙贵么，我认得。他到九江去了，江西九江，知道么？”也曾有人这样打发他。

不知道他去过九江没有，去过人家胡乱说出的湘潭、永州、祁阳、安化、麻阳没有。不过他还是幽灵般的出没于小镇，似乎要死守这一个约会地点，深信他期待的人不可能失约，正在远处一步步朝他走来。龙贵是他什么人？给他许过什么愿呢？或者龙贵只是他梦中一位救苦救难的下凡仙人？……人们不得其解。每逢汽车喇叭或轮船汽笛鸣响，只见他应声而起，呼地一下蹿去车站或码头，在客流中穿插如梭，逢人便急急地掀起几颗暴牙：“有叫龙贵的吗？”……见对方茫然，便进一步唾沫喷飞：“龙马的龙，富贵的贵。”有时还在掌心上写给别人看。

人们总是对他摇头，或是被他油光光的衣衫片子吓住，慌慌地快步跳开，像避开一只硕大苍蝇。

这些旅客大多是来进香拜佛的。花桥镇是他们上山的必经之地。山上有一禅庙，近年来香火很旺，钟鼓常鸣，轻烟薄雾缭绕林间。穷人和富人都去那里祈福，特别是一些瘸子、瞎子、聋子、瘫子以及各等哎哎哟哟的重病者，不知道听了什么传言，都急着上山求医——据说那里有一位神僧颇得佛力，不用针和药，只是撮土为丸，吐痰为汤，随便在来人脸上摸一摸，或者朝来人屁股拍两掌，就能包治百病。小镇因此越来越热闹了，不光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斋菜馆，还有各种卖鞭炮、香烛、佛经、雕像、供品、碑刻拓片及各种旅游产品的店面。有些非法游贩也出现在此，躲过警察与市场管理人员，偷偷向旅客兜售神僧的指甲、皮屑、胡须乃至干粪便，声称这些秽物均有医疗神效——只是不知他们的货品是真是假。

有一个鞭炮店老板姓陈，这一天站在店前东张西望，最后把目光落在暴牙仔身上。“你过来，过来！”

小花子懒懒地看他一眼。

“你是要找龙贵吧？我可以帮你找到。”

暴牙仔眼睛发亮，朝他走近了两步。

“我还骗你不成？龙马的龙，富贵的贵。没错吧？不过，我不能白帮你，你得给我信息费。”

暴牙仔听懂了，撒开两只赤脚就跑，不一会儿气喘吁吁又回到老板面前，扒开一个旧塑料编织袋，出示里面的各种宝贝：一盏旧台灯，一只旧公文包，一台可以发声的旧收音机，还有一大堆男式和女式的旧皮鞋，轰隆隆的脚臭味扑面而来。

“把这里当废品站呵？要熏死我呵？”老板捂着鼻子后退，“这样吧，你给我一百块钱，要不就给我打五天工。”

暴牙仔沉下脸，提着编织袋就走。不过龙贵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，他没走出两步又折回，挠挠头，指着隔壁小店里卖的包子。

老板好笑，“看不出，你小子还会讨价还价？好吧，我就每天加你两个包子，算是你的加班费。”

暴牙仔咬着两个包子，跟着老板走了。事后人们才知道，这一天鞭炮厂有工人嫌工钱少，突然辞工而去，人手忙不过来，陈胖子只好临时拉暴牙仔顶班。老板哪里知道什么龙贵，只是以为小花子好哄，到时候胡编个说法就行。他没料到，五天过去以后，暴牙仔成天追在他屁股后头问：龙贵！龙贵！龙贵！……差一点在他耳朵里磨出茧子，还抢他的帽子。实在混不过去了，老板只好装模作样打了一个电话，回头说：“湖下村是有个龙贵，不过刚生出来，还差三天满月。东门外呢，有条癞皮狗也叫龙贵，大家都这么叫，你可以去找。第三么……”他还没有说完，暴牙仔一只眼睛大，一只眼睛小，发出持久的尖叫，夺过电话机就往地上砸。老板当然早有防备，出手夺回电话机，仗着自己腰圆膀壮还把小花子一身骨头扭得咯咯响。“老子给了你三条信息，没加收你的信息费，就算便宜你了。你还要在这里行武？找死呵？老子一个指头把你捏到门缝里去！”

他把暴牙仔轰出店门：“滚远点，滚远点，要是再让我看见，我就把你吊到井里去凉快凉快！”

老板的大洋狗也及时出阵，冲着暴牙仔一阵狂吠。

小花子这才逃之夭夭。

陈老板财大气粗，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平时搬着肥大屁股随便往哪家一坐，主家就得笑脸相迎，又是敬茶又是敬烟，还得恭敬聆听各种教训。他说你家茶叶不好，你家茶叶就是不好。他说你家儿子太蠢，你家儿子就是太蠢。他说你家里有鸡屎臭，你即使从未养过鸡，即使在家里刚喷过三轮香水，也不敢说半个不字。大家都把他当菩萨他爹供着。不过，陈老板接下来的日子有点不顺。比方每天早上开门，他店门前不是有一堆臭屎，就是有几堆五光十色的垃圾，气得他脑袋大。一个“良种猪仔基地”的牌子不知何时挂在他门前，更让他满脸猪肝色，操起一张板凳就砸。但刚砸了这块牌子，两天后门前又冒出一块“烈士陵园”的牌子，比良种猪仔还糟心十倍。他气歪了脸，令手下人把牌子火烧了，在店门前一连放了十挂万子鞭，在门槛上淋了三道公鸡血，还觉得店门前不干净。

陈老板不至于当烈士，不至于住陵园，但事情不能细想呵，一想就大病了一场。他重新出现在邻居面前时，头贴黑膏药，手脚僵硬，哼哼唧唧，还时不时胸闷欲吐。照他的说法，害他的不是别人，肯定是那个该千刀万剐的暴牙仔，真恨不得扒了那家伙的皮才好。他这次住医院、拜菩萨总共花了大几千块，算怎么回事？就算抓住了那个小杂种，把他剥成碎片卖上十次，也卖不出这么多钱吧？

“还是老班子说得对，花子惹不得，惹不得的。”陈胖子苦笑着直摇头，从此见了暴牙仔就躲，见了所有的乞丐都心虚气短。据说他后来花了一笔钱，买通一个黑工头，把暴牙仔骗到贵州去下井当煤奴。

一个多月以后，一位赶郎猪的老头儿晚上回家，看见几条狗在水沟边嗅着什么。夜色昏暗，他看不大清楚，只觉得水沟里好像有动静，划燃火柴一看，发现那是一个人，面色苍白，嘴唇发黑，一条腿粗肿如桶，身上还有很多酱色的血渍和血痂——这不是暴牙仔吗？腿肿成这样，是不是被毒蛇咬了？

他是如何逃脱黑工头的魔掌,如何从千里以外的煤矿跑了回来,如何又不小心受到毒蛇攻击……没有人知道。他后来出现在街头一个拆走了轮子和机器的中巴车厢壳子里,颤抖在乱草丛中,鼻孔里气若游丝,一连昏迷了几天。一个卖瓜的九婆婆可怜他,每天驼着背送来米汤给他慢慢地喂下,还带来一罐浓浓的茶水,替他洗一洗身上伤口溃烂处的脓血。看见嗡嗡飞绕的蚊蝇,她还点燃了一支蚊烟。

“可怜可怜,你就没有个家么?”九婆婆终于看见他醒了。

小花子两只眼睛里空空洞洞。

“你就没什么亲人了?”

死鱼般的眼睛还是直愣愣向天。

九婆婆撩起衣角擦擦眼睛,从怀里颤颤抖抖掏出一个小酒瓶。“苦命的伢,你活着为哪样呢?你爹妈把你生下来做什么呢?你的苦还没吃够哇?九婆婆今天给你作个主。你把它喝下去。”

小花子眼眸隐约一暗。

“你不要怕。这是快活汤,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你一喝下它,身上就不痛了,肚子也不饿了,心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,往后就一心一意过好日子。”

暴牙仔嘟哝出一个字:“龙……”

九婆婆知道他要说什么,叹了口气:“伢呵伢,世界上没有你要找的人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“龙……龙……”

“莫说是你那个龙贵,就是菩萨也救不了你呵。”

暴牙仔咬紧牙关,死死堵住瓶口,就是不张嘴。一滴泪水终于出现在他眼角。

“这是为了你好哩,你听话,听话,呵?”老人没法灌,收回小酒瓶,揩去对方的泪滴,哀哀地哭了一场。据知情人后来说,九婆婆那一段是觉得自己气虚和腿重,看来是大限在即,哪一天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她担心自己一旦撒手西去,哪一个来给暴牙仔送米汤?如果没有她的米汤,暴牙仔嗷嗷地如何活下去?

九婆婆一失足跌倒下去,确实再也没有起来。大概是感念九婆婆的

善德，一些好心人东一碗汤，西一碗粥，把九婆婆的好事做到底，还叫来一位医生，抓了几帖药，竟使暴牙仔奇迹般的站了起来。虽然脸部多了一块暗疤，拉扯得表情有几分狰狞，虽然一条腿有些瘸，使他走路时尖尖屁股一撅一撅，但他还是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，在街边晒太阳，玩蚂蚁，磨石子，放出一个个哈欠。他还去河边九婆婆的坟前叩了几个头，在那里立了好几块牌子，有“先进幼儿园”、“商品质量信得过单位”，以及他曾经拿来垫床的“花桥镇人民政府”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贵州行，他甚至更长本事了，伸出的指头不怕火烧，铁硬的脑袋扛得住棒打，还学会了吃土——随手捡起一块黄泥或黑泥，嚼巴嚼巴就能往下咽，令围观的小孩们十分好奇。有一次他没找到合适的泥巴，甚至还吃起了沥青和煤渣，嚼出了杏仁或蚕豆的声响。一位过路的电视台记者发现了这一点，想拍个奇人花絮之类的节目，曾给他三十块钱，想让他镜头前表演吃土，只因他哇哇怒吼，捡起一个石头相威胁，才遗憾地作罢。

铁拐李想当他的经纪人，追着对记者说：“加一点，给两百，给两百他就吃土。”

他在记者那里拿点了钱，回转身来，却发现暴牙仔不见了。

这一天，又一批外地旅客来到了小镇，停车区里大车小车很是热闹，到处是人头攒动和大呼小叫。有一中年卷发男子戴着太阳镜，走出一辆白色轿车，刚好被暴牙仔远远地看见。“你不认识龙贵？”瘸子扶着竹杖照例上前搭一腔。“龙马的龙，富贵的贵。”

对方正在锁后盖箱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我就是，什么事？”

好一阵没有声音。

还是好一阵没有声音。

事情似乎已经完了。对方回过头来，显然看见了暴牙仔呆若木鸡，脸色发白，全身颤抖，还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，差不多就是一个将要虚脱的病人。对方肯定以为自己倒霉，碰上了疯子，赶忙跳开一步，朝车那边的两个女人挥挥手，朝山上快步而去，一边走还一边回头。

暴牙仔终于发出呜呜呜的哭声，或者是笑声，追上去问：“你……你……真的是龙贵？”

“一边去！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你肯定认识我姐。”

“我要喊警察啦。”

“你不就是在黄沙桥的人？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不就是龙天祥他二弟？”

对方听到这里，大吃一惊，全身僵住，忍不住将小花子上下打量。“你是……”他没说下去，只是乘人不备撒腿就跑，差一点撞翻身边的一个老头儿。但这已经足够，足以让暴牙仔完成认证并锁定目标。他大叫一声，旋起一阵风，叭叭叭两脚翻飞追了上去。后来有目击者说，那一刻他根本不像个瘸子，只见一道黑光闪过，飞向天空的竹杖还未落地，他已突然放大，像一只巨大蜘蛛缠住了前面的背影。

两个女人发出尖叫，吓得周围的人毛发倒竖引颈张望。他们终于看见两个黑影在河边的西门桥上扭成一团，像是拥抱，又像是厮打。他们来不及打听是怎么回事，就听见那里一声声大叫震天。“龙贵！”“龙贵！”“龙贵——”这叫声像是欢呼，又像是叫骂，怎么也让人听不明白。一切都来得这么快，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直到两个时分时合的黑影在桥上一晃，翻过栏杆，双双掉入河里，激起沉闷的扑通一声，他们这才大致明白，刚才不是拥抱，也没有欢呼。事情似乎有点不妙。

“杀人啦——”

“救命啦——”

两个警察终于从派出所那边赶过来。

他们来到西门桥，朝桥下看了看，只见水面一圈圈波纹渐息，没有什么东西冒出水面。他们见河边有几条船，忙上前交涉，请船老板把船划到刚才溅起水波处，用船篙探入水中搜索。但他们来来回回戳了好几轮，没有戳到什么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警察从中发现了几个熟面孔，大概是水性比较好的，要他们下水帮着寻找。加上哭哭啼啼的两个女人当场拍出一叠钱，那几个后生就脱了衣服，在腰间系上安全绳，一个接一个跳下水去。不过，直到入夜，直到东门那边升起一轮月亮，他们在水下捞出两只皮鞋，一只铁油桶，一个摩托车头盔，一头半腐的死猪，还